



DRAMA
SUCH AS WINE

◎ 苏理立

卷首语 戏曲如酒

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。中国文化，博大精深，源远流长。除了那些经世流传的诗歌、小说之外，戏曲也是中国文化的一朵奇葩。

世人有目共睹，京剧艺术拥有众多的观众和粉丝。有的人甚至如上瘾一般喜好京剧，一段日子没看到没听到就浑身不舒服。赏几个唱段或是看一出折子戏后，如病康复，惬意极了。京剧如此，地方戏又何尝不是如此。如川剧、豫剧、粤剧、桂剧，乃至桂林的彩调、文场，东北的二人转、湖南的花鼓戏等等，在当地亦拥有相当多的热爱者。这些生长在一方沃土上的艺术形式，得天时、地利、人和，于是便世代相传，生生不息。

桂林旧时属于楚地，在一定程度上，桂林地方文化受到楚文化的影响较多。自汉武帝在桂林建制后，两千多年来，桂林几乎都是岭南文化的一块亮点。清代，特别是民国以来，桂林的文化，更是光彩夺目。桂剧、彩调、文场、渔鼓、零零落等，成为这个地方百姓的精神食粮。在影视艺术还没有发展起来的岁月，桂林地方的桂剧、彩调和曲艺演出，是十分活跃的。有闲阶层，包括平民百姓，几乎把欣赏桂剧、彩调和地方曲艺作为茶余饭后的追求。一时间，剧院林立，小演唱甚至遍及餐馆酒楼。抗战时期，作为大后方的“文化城”，辉煌一时的“西南剧展”在桂林举行，时值欧阳予倩、马君武等一批文化名人对桂剧艺术的改革和促进，桂剧艺术几乎达到了鼎盛时期。

俗语说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”，我们也可以说“一方水土滋润了一方的文化”，而这一方文化，却又陶冶了一方人的精神情操。像山西人喜欢吃醋，湖南人喜欢吃辣，桂林人喜欢吃米粉一样。桂林人对桂剧的热情，的确是有料可寻。

人们不会忘记马君武先生对桂剧的热爱，这位曾担任过首届民国政府实业次长、广西省政府主席和广西大学校长的桂林人，1937年从上海回到桂林后，倾力对桂剧实行改革。那时，他几乎每天都在看戏，且一度成为桂剧名旦“小

金凤”的“粉丝”。人们不会忘记桂剧名旦“小飞燕”之死。她的演技与人品感动了她的戏迷张祖武老师，虽两情相悦，终因家人干预，婚姻未成，最后她以身殉情，酿成千古遗憾。人们更不会忘记白崇禧将军的儿子，著名华人作家白先勇，他从小在妈妈的怀抱里看戏，7岁离开故土后，一直惦念着桂剧。在他的名篇《玉卿嫂》、《花桥荣记》中，也不乏桂剧的影子。1993年，白先勇阔别故乡近半个世纪之后，第一次回到桂林。当时，他血压偏高，身体不适，原先安排好的活动哪都不敢去。那天晚上，桂林的桂剧演员们为他安排了一场桂剧演出，《李大打更》、《拾玉镯》、《打金枝》的片段，让白先勇享受快乐。第二天一早，他的血压神奇地降下来了，白先勇笑着说：“桂剧是药啊。”

岂止是马君武、白先勇这类政界、文化界名人，平民百姓又何尝不是为戏痴迷。前些年，桂林市工人文化宫里还有个演戏的场子，平时有些民间的桂剧、彩调演出。一日，笔者路过文化宫的水池边，见一老妪掩面痛哭，泣不成声，以为有何大事，便问她为何如此伤心。老妪说：“刚看完桂剧《宝玉哭灵》，我太伤感了，控制不住。想我年轻时，怎没遇上贾宝玉这样的人呢？”人世沧桑，斗转星移，老妪的青春早已逝去，可是这戏剧却扣开了她的心扉，让时光倒流……

桂林的人，除了桂剧，还常常说起彩调。这种百姓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，在桂林一带也已流传多年。乡里镇上，逢年过节，或是有个什么大点的事，总要请来彩调剧团演一出《王三打鸟》或是《三看亲》什么的。诙谐的唱词，幽默的动作，精彩的道白，让人忍俊不禁。尽管有的人看过无数遍，剧里的念白和唱词甚至耳熟能详。奇怪的是，几乎没有人讨厌这样重复。

戏曲是一门艺术，也是一种文化大餐。地方戏曲便是这文化大餐中的家常菜。人们爱它、嗜它，品味它，颂扬它，传播它。年长月久，渐成口碑。这些地方戏曲中的精品，不断磨砺，日臻完善，慢慢地便酿成了成年老酒，它可以让人哭，让人笑，让人回味，让人陶醉。

在文化艺术气候阳光明媚、百花齐放的今天，我们何不捧一壶老酒，一醉方休。



苏理立简介

苏理立系桂林市资深的新闻工作者、原桂林日报社总编辑。现为中国晚报学术委员会委员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新闻系列高级编辑职称。出版过五部长篇小说，两部散文集，散见于全国各报刊上的报告文学、散文约100万字。现为本刊总策划。

